

杂文创作论

邵建华 刘集贤 范国华 聂定华 编

重庆出版社



杂文创作论

邵建华 刘集贤
范国华 聂定华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1991年·重庆

责任编辑：朱荣瑚

技术设计：郑汉生

邵建华 刘集贤 范国华 聂定华编

杂 文 创 作 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插页4 字数159千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

ISBN 7-5366-1668-6/I.322

定价：3.50元

序

李 致 卢子贵

巴蜀是文学的沃土，更是杂文的丰壤。远在汉代，司马相如虽以辞赋擅名天下，而他的《渝巴蜀檄》、《难蜀父老》中议论之精警、譬喻之隽绝、反语之巧妙，堪称杂文手法的典范。至于宋代，三苏特别是苏轼的笔札、杂记和杂说，更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成就不在诗词之下。后汉一位颇有清誉的官吏廉范曾作过蜀郡太守，四川民俗“尚文辩”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许，这喜议论、好辩说的巴蜀古风，正是四川杂文绵延茂盛的地域文化根基吧。

当代的巴蜀杂文，秉承了历史传统，又受到新文化巨匠鲁迅先生杂文的熏陶，具有浓烈的时代风格和鲜明的战斗性。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蜀中杂文创作更如一夜春风，梨花千树，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单是近两年来结集出版的杂文，就有十余本之多，至于散见在全国各报刊杂志的篇什，更是不可胜数。其捭阖摘章者，有文艺战线的新兵老将，也有工、农、兵、学、商，阵容之盛，令人惊喜。如果说杂文是当今巴蜀文苑的一枝出墙红杏，那是毫不夸张的。

与杂文创作的兴盛相比，我们的杂文研究就显得薄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在一些人的眼里，杂文仍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小打小闹”，似乎杂文就意味着驳杂无绪，意味着可以信笔涂鸦，这又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杂文所需要的笔底功夫，杂

文所具有的思想力量，是无须多为辩护的。我们需要提出的是，与任何艺术活动一样，杂文写作同样离不开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要使我们的杂文创作臻于新的水平，达到更高的境界，对于杂文写作的技巧、经验、规律、倾向、风格等等问题进行探索交流，总结研讨，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鲁迅先生将杂文称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因为杂文是以锐利的哲思、鲜明的锋芒为它最突出的标志。正由于此，清人刘熙载所说的“诗品出于人品”对于杂文作者更为贴切。当我们研究“什么是杂文”的时候，也就会首先面对这一问题：怎样才能成为杂文作者？

我们以为古代批评家叶燮拈出的“才、识、胆、力”四字，可以用为杂文家品格素养的概括。当然，立于今天的时代高度，我们对此四字的理解就有了新的内涵。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识。识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指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思想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具体地说，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涉猎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要有深厚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多方面的艺术积累；二是指作者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对于社会生活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和辨析力。作家的才能是不可缺少的，有才则有灵心健笔。而识则可以增进作家的才能，使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无胆则笔墨畏缩，“如跛者登临，举恐失足”，然而也只有建立在有识，即有正确的思想原则之上的胆，才是真正的胆魄，作家的指斥挥洒、褒贬讽谕，才能中节合度。有识有胆，气足神旺，也就有了别出手眼，纵横恣肆，不待攀援假借，自成一家的功力。杂文是思想的艺术，是艺术的政论，因此杂文家特别需要具有这样的才识胆力！

说到规律和法则，杂文作为散文的一翼，它和散文一样少拘束，更灵活，最无既定的法式可言。如果硬要为它制订出写作的

ABC，浸成格套，沦为八股制艺，杂文也就丧失了它的鲜活生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杂文创作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从战国诸子杂说到鲁迅杂文，我国杂文创作有着极其宏博珍贵的遗产，优秀的作文作家总是善于在这一宝库中苑其鸿裁，銜其英华，在融通中求创变，才成就了自身的创作，其间继承与创新的经验，便很值得研讨。同时，每一个致力于杂文的作者，无论其创获大小，他们在创作中如何分析社会现象，揭示生活本质，如何运用幽默与讽刺、譬喻与反语，都有个中的甘苦体味，得失经验，这也可以为他人提供有益的借鉴。

《杂文艺术论》这本书所蒐集的，正是杂文作家们对杂文的审美特征、创作规律、语言技巧、风格样式的探索和总结，相信这些源于实践，出自心声的研讨，会给每个爱读杂文和愿意在这个领域、试身手的朋友们，带去一些启迪和收获。当然，有些体会认识，不一定就深刻全面，有的也许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听听不同的声音，看看不同的见解，无疑也是有好处的。

为杂文创作的更加繁荣，为杂文质量的不断提高，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

1990年4月

目 录

序.....李 致 卢子贵 (1)

根本问题是做一个“革命人”.....李 致 (1)

时代赋予杂文新的内涵.....滕久明 (3)

愿杂文似两江潮涌.....王先高 (7)

说说写杂文.....陈 言 (10)

试论杂文的党性原则.....蒋旭中 陈万齐 (14)

谈谈杂文的社会协调功能.....廖太东 (21)

喜看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杜文远 (26)

杂家和杂文.....卢杨村 (30)

鲁迅杂文艺术的辩证法.....邵建华 (33)

“对号入座”

——兼论杂文的批判属性.....叶延滨 (42)

杂文家的鲁迅是和小说家的鲁迅比肩而立的.....王若谷 (45)

挥笔惟先天下忧

——读鲁迅《“友邦惊诧”论》谈杂文的创作

思想.....王扬河 (52)

杂文的魅力与生命.....践 之 (57)

杂文创作中辩证法之我见.....柳五晓 (61)

浅谈杂文.....维 金 (68)

屡经沧桑话杂文……………邹齐鲁 (77)

试论杂文的理采、文采与情采……………刘集贤 (83)

关于杂文二题……………范国华 (90)

杂文咏叹调……………老 谭 (96)

把握杂文的形与“理”的辩证关系……………聂定华 (99)

杂文的文学性与题材……………何同心 (103)

东拉西扯说短论……………牛 翁 (106)

杂文三谈……………邵建华 (113)

杂文片论 (六题) ……………秦树艺 (118)

杂文形象性刍议……………夏启荣 (127)

杂文要有文采……………陈焕仁 (134)

杂文写作系列谈……………邓黔生 (137)

杂文的气势与命题……………段 燕 (147)

杂文求采偶思录 (四则) ……………何 易 (154)

浅谈杂文的幽默艺术……………蜀 人 (160)

试论杂文的多样性……………黄名海 吴远度 (165)

杂文的诗趣……………张大成 (171)

杂文何以受读者青睐……………江 源 (177)

谈谈系列杂文的创作……………刘秀品 (181)

随笔杂文论……………杨文猛 (185)

杂文的套路与功夫……………江 源 (193)

杂文引进广播……………王映明 (195)

后 记…………… (199)

李 致

根本问题是做一个“革命人”

有同志概括解放以来的杂文史，用了两句话：“国家兴，杂文兴；国家乱，杂文亡。”这是很有道理的。张黎群同志六十年代在四川写了一些有影响的杂文，十年浩劫之际他首先被“揪”出来。不少同志也有相同遭遇。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杂文又有所复兴，不仅作者队伍扩大，而且硕果累累。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大好形势的产物，是“国家兴，杂文兴”的表现。

四川杂文学会章程提出，以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指导，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为把我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鲁迅先生是我国新文学的旗手。以鲁迅为杰出代表的革命杂文先驱，把杂文当成投枪和匕首，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但决不是说，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杂文，也不是说杂文的战斗性可以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改革为主旋律，美与丑、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热情歌颂、扶植、保护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生事物，同时要揭露、批评、抨击一切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的东西。歌颂与暴露，有它的辩证关系：批评不好的，是为了建设好的；赞美好

的，是为了消除不好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杂文既是战斗性很强的武器，我们杂文作家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鲁迅早就说过：“根本的问题是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可能有些人对“革命人”一类名词不感兴趣了，但我今天提到它仍感到十分亲切，并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做“革命人”，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观察分析事物。轻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就纠正他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作家要敢于面对现实，坚持真理，讲真话，不要害怕某些神经过敏或心里有鬼的人去“对号入座”。我们大多数人在“十年浩劫”中既经受了很多痛苦的折磨，又悟出了许多过去根本不敢想的东西。岂能因心有余悸而置身世外，写些不痛不痒或无病呻吟的文章！何况时代已经变了。四川省委根据中央精神，从实际出发分析文艺界的情况，认为主流是好的，充分相信这支队伍，不跟风，不搞“左”的东西，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这是大家公认的。退一步讲，即使局部出现点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近几年来，四川省杂文创作取得相当大的发展。老杂文家如卢杨村等同志的杂文受到杂文界的公认和好评，新写杂文的如叶延滨等同志也发表了有分量的作品。报刊编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作为一批“志愿军”结合起来，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发展杂文创作、研究队伍，繁荣杂文创作，提高杂文研究和教学水平”。巴金同志说，作家要靠自己的作品与自己的读者见面，而不是靠开会、坐主席台、签名题字来生活。正是这样，我们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事务上。

（载《杂文界》1988年第3期）

时代赋予杂文新的内涵

杂文是一门艺术，它和其它艺术一样，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审美反映。杂文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生活不断丰富而多采多姿。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有不同性质的杂文，即使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有不同内容的杂文。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时代，处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总路线，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克服困难，不断夺取社会主义新的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代，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新的社会生活，人民群众新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要求，必然赋予杂文新的质。要求杂文担负起建设精神文明的重任，要求杂文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自尊心、民族气节的教育，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这就是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杂文工作者的伟大历史使命。怎样才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呢？

首先，要求杂文工作者不断提高思想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要求杂文工作者具有哲学家的睿智，雄辩家的激情，批评家的犀利，艺术家的才能，“饱游饫看，万物蓄于胸中”，阅历丰富，

知识渊博，善于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美、歌颂美，善于把自己的真知灼见，生活真理寓于艺术形象之中，对社会、人生作深刻的解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陶冶人的感情、升华人的思想。翻开杂文的历史，凡是优秀的杂文家，一般都是思想家、艺术家。鲁迅、瞿秋白、李大钊、冯雪峰、夏衍、秦牧等都是这样。他们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关心人民的疾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提出了许多闪光的生活真理，他们的杂文著作不仅仅是文学艺术作品，也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现状，认识社会、了解人生最珍贵的思想历史文献。

其次，要充分发挥杂文“美刺”的特殊审美功能。要求杂文“以爱为经，以憎为纬”，对社会生活、政治道德，以及各种社会思潮进行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审美评价。要求杂文对敌人来说是“投枪”、“匕首”，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对假丑恶等不良现象来说，它又是解剖刀、显微镜，通过层层解剖，把丑恶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对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杂文又是苦口良药，是一面镜子，它促使人民不断反思，通过自我批评不断前进；杂文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对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真、善、美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则是一首格调高昂、充满激情的赞歌，鼓舞人民前进的进行曲。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杂文应该既有对真善美的歌颂赞扬，也有对假丑恶的揭露批判；既要赞美新人、新事、新思想、新的道德风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又要讽刺、批判、揭露不良社会风尚、抨击腐败现象。有美有刺才是杂文完整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但是，一个时期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杂文只能是揭露批判，“针砭时弊”，造成“好事不敢颂扬、正气不敢伸张”。这种把杂文的审美功能单一化的见解，使杂文失去了广泛的题材，导致

杂文创作路子越走越窄。我认为杂文除了“针砭时弊”以外，还应敢于树方向、树楷模，敢于歌颂，赞美社会主义新人、新事。让我们翻开杂文历史看看，杂文不仅仅只是批判揭露，还有歌颂，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就说过，杂文不仅是“投枪”“匕首”，“也要给人愉快和休息”，“也要移情”，他以高度的热情歌颂“中国的脊梁”，革命的先驱。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瞿秋白，他在杂文《一种云》中，不仅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现实，还反映了他向往光明，呼唤黎明，歌颂新世界——“虹”，歌颂人民力量——“小小雷电”。我党创始人李大钊在他的杂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用诗的语言歌颂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文艺界的老前辈夏衍的杂文《野草》，他用野草象征人民，借歌颂野草、种子的韧性和力量，歌颂人民群众的力量。可见杂文从来就不是只有揭露批判的一种审美功能，它还有一种歌颂、赞美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审美功能。

另外，有人把“歌颂”与“粉饰”等同起来，认为杂文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就有粉饰现实之嫌，是吹牛拍马。这种认识至少是片面的，不了解歌颂与粉饰的根本区别何在。我认为“歌颂”与“粉饰”之间的分界线关键在艺术的真实性。只要杂文工作者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反映了人民新的道德风貌，并使之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理想、更强烈、更动人，这种歌颂应该加以肯定并大力提倡，反之，如果歪曲反映社会生活，夸大事实、弄虚作假，不真实的“歌颂”，违背了生活本来面貌，则是地道的“粉饰”，这种所谓的“歌颂”，应该坚决否定。可见“歌颂与粉饰”有其质的规定性，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借“粉饰”之名，行阻碍杂文工作者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之实。我们希望广大杂文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细致观察生活，写真事，抒真情，讲真理，说真话，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杂文，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努力。

最近，李瑞环同志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中，提出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李瑞环同志的讲话精神，不仅适用于新闻工作，同样也适用于其它文学艺术工作，适用于我们杂文创作。我们知道杂文也有它的辩证法，“针砭时弊”是否定，歌颂新人新事是肯定，否定是为了肯定，肯定是为了否定，否定是笑着向旧事物告别，肯定笑着迎接新事物的诞生成长壮大。希望我们广大杂文工作者明确时代赋予杂文新的内涵，树立新的完整的杂文观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正面宣传，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赞扬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用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推动千百万人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奋力拼搏。

（原载《重庆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王先高

愿杂文似两江潮涌

序《两江潮随笔》

这是重庆杂文作者的第一本杂文选，读到它，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山城重庆，两江环抱，依山傍水，人杰地灵，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又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昌盛繁荣，社会安定团结，改革大潮，奔腾向前，风流人物，应运而生。这就使古老的渝州更加显得青春焕发，生机勃勃，前程似锦。昌明盛世，杂文必兴，乃静之所使然耳。

杂文是时代“感应的神经”，是社会生活的剪影，是号角，也是哨兵。这本杂文选的问世，必将给文艺百花园增添异彩，也是奉献给读者的一项可喜成果。入选的杂文作品，相当一部分发表在重庆日报文艺副刊上，书名《两江潮随笔》，既富有地方色彩，又象征我们重庆的杂文事业，恰似两江潮水，奔涌不息。

我快慰地读完了全书119篇作品，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它们本鼎新革故、激浊扬清之宗旨，扶正祛邪，振聋发聩，健康有益。在形式上，活泼清新，雅俗共赏，各具风格，都有一定的社会效果和审美价值。它们不是游戏笔墨或闲适小品，而是对假、丑、恶的针砭，不是无病呻吟或廉价歌颂，而是对真、善、美的倡导与弘扬。“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议事、议人、议政。可谓大千世界，喜怒哀乐，涉笔成趣，跃然纸上，对时弊的抨

击，对美行的颂扬，对问题的思考，无不显示了对社会生活殷切的关注。言调淳恳，爱憎分明。书中的《关于“杂感”的杂感》等7篇作品，曾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文艺家的“行”》等两篇曾被选入《全国青年杂文选》，还有一些作品发表在全国性报刊上，它们都曾产生过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尤为令人欣喜的是，本书拥有50位作者，显示了重庆杂文队伍的壮大，他们中间，有年逾古稀的老作者，他们宝刀不老，笔锋犀利；而更多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涌现出来的中青年作者，他们思想敏锐，头角峥嵘，是杂文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尽管其中有些篇什，谋篇运笔还不免有粗疏之处，但我想，保留这些重庆杂文一个时期的真实纪录，仍是很有必要的，稚嫩的幼苗，在肥沃的土壤上生根，有阳光雨露的滋润，有园丁的整枝施肥，那是不难成为明天的参天大树的。

时代前进需要杂文，杂文呼唤时代前进，我国新文化革命的先驱者鲁迅先生，曾经把杂文视作“匕首”、“投枪”，但“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他指出：“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动和战斗之前的准备，”这个要求对于现代杂文来说，仍然是适用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更多、更新、更美的杂文作品，而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开展关于当代杂文的理论学术研究，创建杂文学会，加强报刊编辑工作，为杂文作者提供必要的写作条件和发表园地等，这是我们有关部门责无旁贷的事，也是需要广大杂文作者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

本书由张亦文、范国华、聂定华三同志编选而成。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为杂文作者和读者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

愿重庆杂文作者的优秀杂文一浪高过一浪地陆续问世，我衷

心地期待着！

1987年9月于重庆
(原载1988年5月24日《重庆日报》)